

2017 中国跨性别群体 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跨性别者与非性别常规者

主办机构



北京同志中心
BEIJING LGBT CENTER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特别感谢



研究目的

本次调查旨在通过为政府部门、国际机构、营利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中国大陆地区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的基础性数据，来提高中国跨性别群体社会议题的能见度，推动中国跨性别群体相关的法律、政策制定，促进中国跨性别群体社会问题的改善与权益保障，最终达到性少数群体反歧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调查是目前国内首次全国范围内针对跨性别群体的定量调查。

主要概念

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指一个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性别。

性别表达 (Gender Expression)

指一个人通过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外显方式表达自己的性别。

性取向 (Sex Orientation)

指一个人在性欲上和情感上持久地被某种性别的人所吸引。

跨性别者 (Trans/Transgender)

指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于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的人。包括：

- **跨性别男性 (Transgender Man)**
指认同自己是男性的跨性别者，又称女跨男 (FTM)。
- **跨性别女性 (Transgender Woman)**
指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者，又称男跨女 (MTF)。
- **性别酷儿 (Genderqueer)**
指认同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是一种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者。

非性别常规者 (Gender Non-conforming)

指一个人的性别表达不同于社会常规下男/女二元划分的性别角色。包括：

- **性别酷儿 (Genderqueer)**
指认同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是一种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者。
- **易装者 (Cross-dresser)**
指爱好穿着典型的异性装束、打扮，却又不希望总是以异性身份生活的人。易装者认同自己的指派性别，不同于跨性别者。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以线上问卷的形式，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端在线填答并提交问卷。发放问卷时所用的主要首发渠道包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性少数社群服务机构、教育机构、媒体的微博微信账号、QQ群微信群、知乎贴吧等社交平台。

截至2017年9月，共收到提交的问卷5,677份。经过对问卷完成度和填答质量的检查，最终保留有效问卷2,060份，有效问卷率为36.3%。筛选有效问卷的标准包括四项：完成应填答的所有问题，IP地址不重复，填答问卷用时在8分钟以上，填答者的性别表达与性别认同符合本研究对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以及易装者的定义。同时满足以上四项则视为有效问卷。

递交问卷 5677

有效问卷 2060

36.3%

2.1 您出生时被登记的生理性别是

a.男 b.女 c.其他情况

2.2 您认为自己内心属于哪种性别

a.男 b.女 c.以上都不属于 d.不确定

2.5 您是否以与出生性别不同的性别身份或打扮生活过

a.现在全天如此 b.现在如此，会分场合这样做
c.一段时间这样，一段时间不这样 d.曾经有过
e.从未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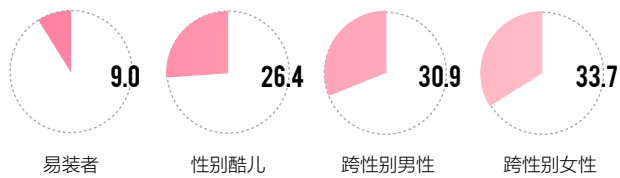
• 跨性别男性	Q2.1=b/c & Q2.2=a
• 跨性别女性	Q2.1=a/c & Q2.2=b
• 性别酷儿	Q2.2=c/d & Q2.5=a/b/c/d
• 易装者	Q2.1=a & Q2.2=a & Q2.5=a/b/c/d; Q2.1=b & Q2.2=b & Q2.5=a/b/c/d

样本的地域分布广泛，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

本次问卷调查覆盖了内地全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来自北京、广东、上海、山东、浙江的受访者在全体样本中占比为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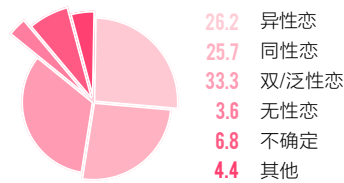
样本中包括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和易装者。



样本性取向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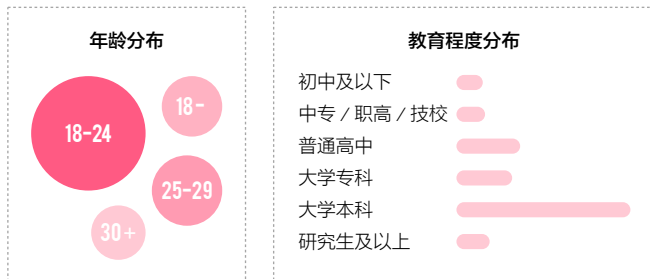
双/泛性恋占比最多 33.3%，其次是异性恋 26.2%，同性性恋 25.7%。

样本性取向分布（基于性别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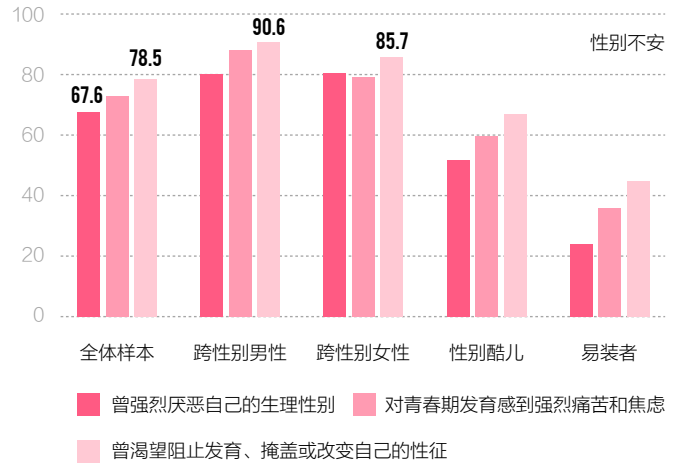
样本年轻，教育程度高，生活在城市。

87.8%的受访者的年龄在30岁以下，54.3%为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82.7%居住在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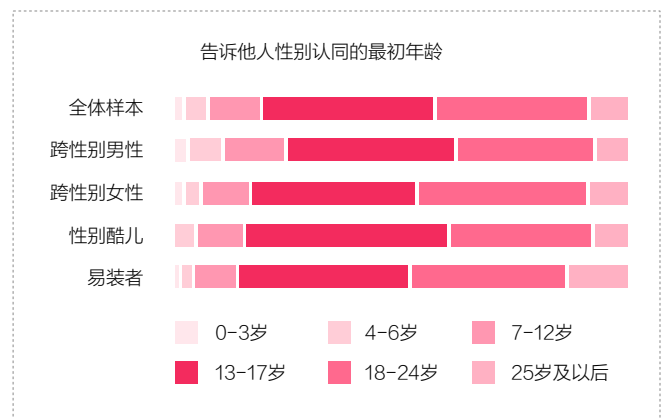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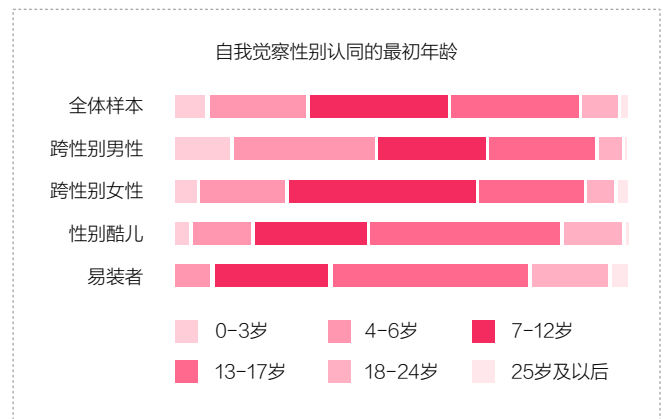
样本中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曾经历不同形式的、强烈的性别不安，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经历性别不安的比例更高，在80%以上。

样本中67.6%的人曾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的人对青春期发育感到强烈痛苦和焦虑，78.5%的人曾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自己的性征。跨性别男性中曾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性征的比例高达90.6%，跨性别女性中有此经历的比例也高达85.7%。



样本中大多数人在18岁之前开始对性别认同产生自我觉察，而首次告诉他人自己的性别认同则集中于13-24岁之间。

最早发觉自己的性别认同不同于指派性别的年龄主要分布于7-12岁（31.9%）和13-17岁（29.4%），其次是4-6岁（22.2%）；而最早向别人说出自己属于另一性别或性别的年龄主要集中于13-17岁（39.4%）和18-24岁（34.7%）这两个年龄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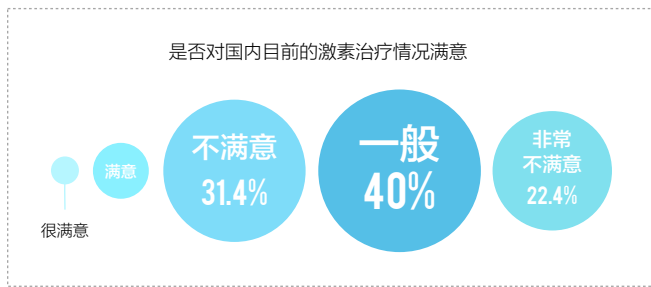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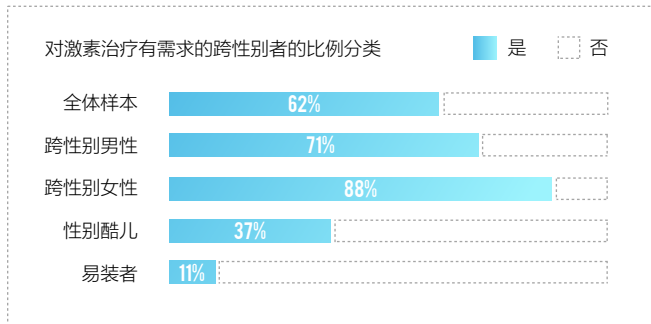


二. 主要发现 Key Findings

1. 激素治疗

1.1 高比例需求与低满意度

62%的跨性别者有激素治疗的需求。其中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的需求比例最高，分别是88%和71%。仅有6%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对目前国内激素治疗的总体情况表示满意。



1.2 获取激素治疗非常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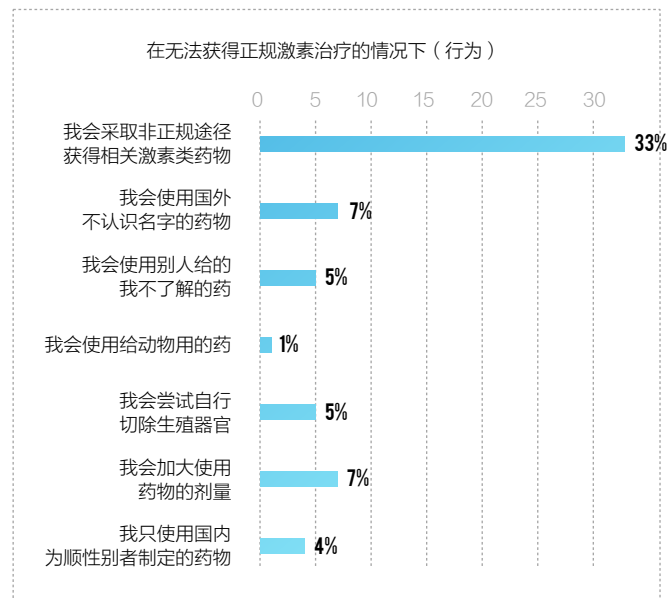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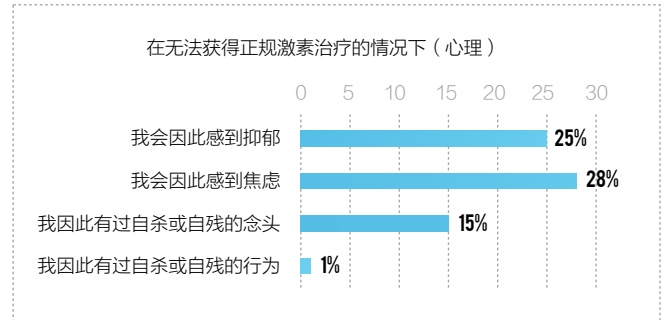
71%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认为获得安全、可靠的激素类药物信息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地进行激素治疗是“困难”、“非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的。其中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人数比例占总体人数的1/4。接近50%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从未获得过任何激素治疗。



1.3 激素治疗缺失导致高风险行为

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25%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承认会因此感到抑郁，28%因此感到焦虑，15%因此出现过自杀、自残的念头，1%因此出现过自杀、自残的行为；33%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会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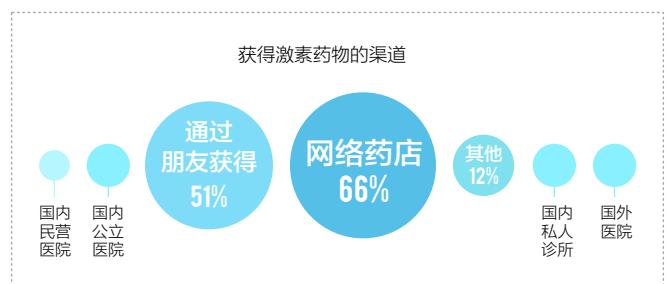
取非正规途径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7%会使用国外不认识名字的药物，5%会使用别人给的不了解的药，7%会加大用药剂量，甚至1%会使用动物药物，5%会尝试自行切除生殖器官^①。



① 现实情况包括指派性别的跨性别者切除睾丸或阴茎，指派性别女的跨性别者切除乳房等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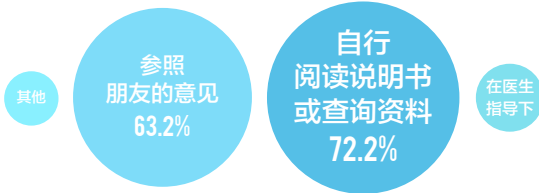
1.4 使用过激素类药物的跨性别者

获取激素类药物最主要的渠道是“网络药店”（66%）和“通过朋友获得”（51%），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是“自行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72%）和“参照朋友的意见”（66%）。



2. 性别重置手术

如何使用激素类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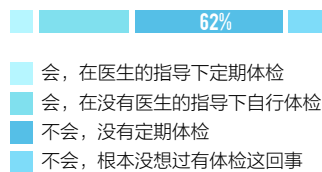
1.5 高风险认知与低体检率呈反差，健康问题普遍

87%的使用者认为自己熟知所使用的各类激素类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仅有7%的使用者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体检，62%的激素使用者没有定期体检或根本没有考虑过体检这件事。53%的激素使用者出现过健康问题，其中31%比较轻松地解决了，而15%的使用者至今健康问题仍未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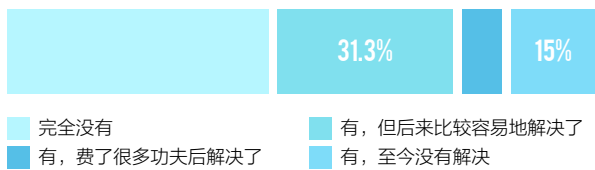
是否熟知激素类药物风险



是否会定期体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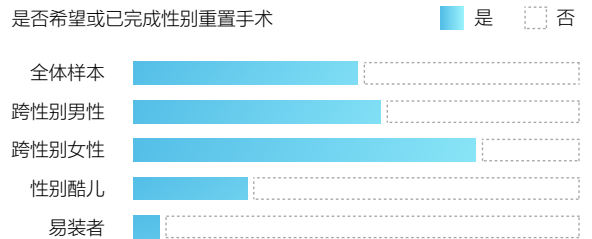
是否出现过健康问题



2.1 手术高需求率与低满足率

51%的跨性别者有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其中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的手术需求达77.8%和56.2%。但总体仅有14.8%有此需求的跨性别者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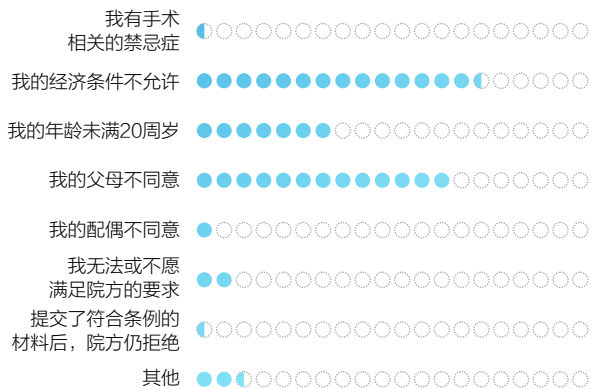
是否希望或已完成性别重置手术



2.2 手术阻碍巨大

高达89.1%对性别重置手术有需求的跨性别者报告因为某种原因被迫无法手术。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为：经济条件不允许72.4%，父母不同意65.3%，年龄未满20周岁34.4%。调查发现有无被迫无法手术的经历和心理健康状况（抑郁）相关。

被迫无法手术的原因



2.3 手术信息获取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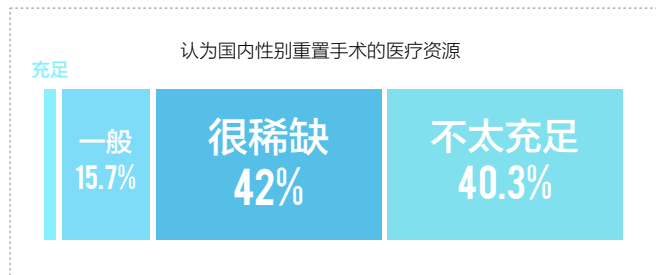
仅有11.5%的受访者认为性别重置手术信息获取方便，相反认为手术信息获取困难的比例为55.1%，超过了受访者数量的一半。

是否方便获得激素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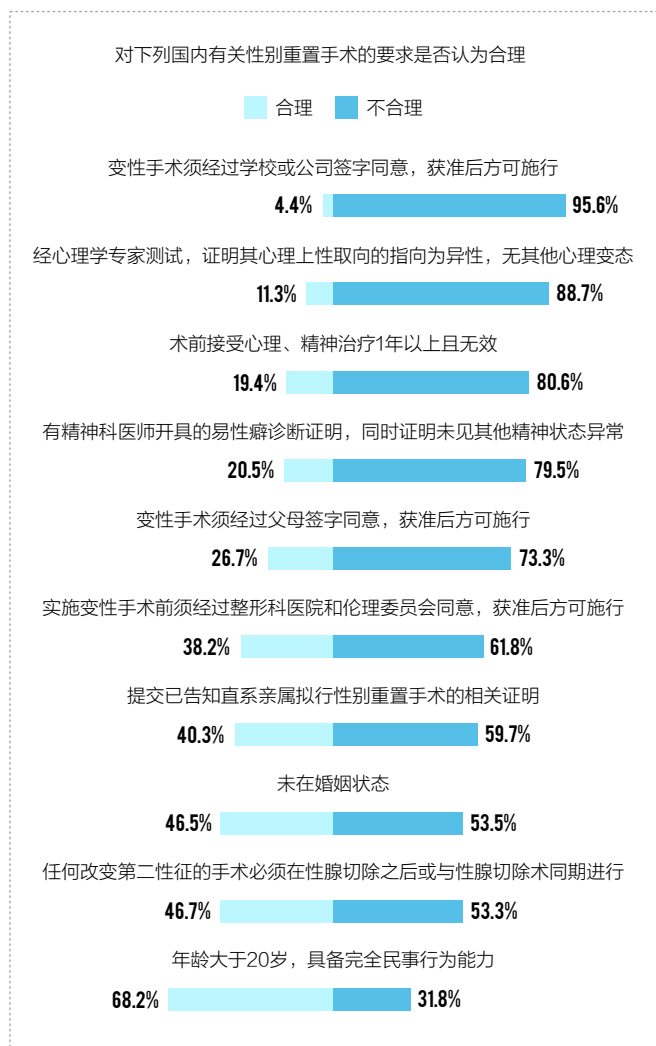


2.4 手术资源稀缺

仅有2%的受访者认为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充足，而选择“不太充足”或“很稀缺”的比例高达82.3%，占总样本量的绝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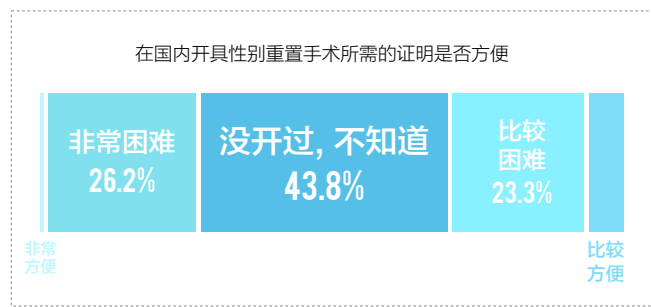


2.5 手术条例中对受术者的相关规定大部分被认为不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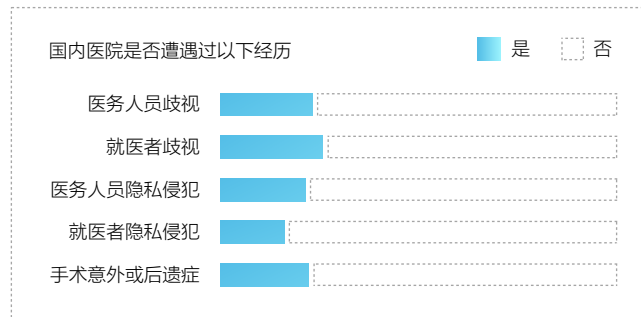
2.6 开具手术所需相关证明的过程困难

认为该过程困难的受访者比例为49.5%，远高出认为方便的比例6.8%。



2.7 国内医院是最主要的手术场所，一些问题仍须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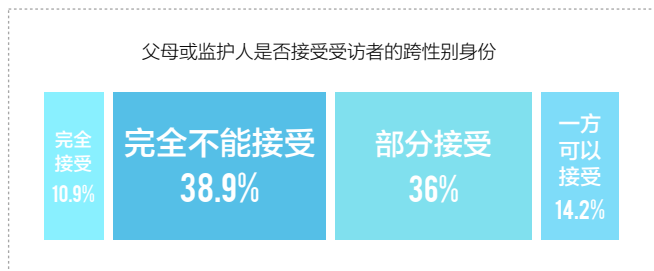
71.2%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受访者有过在国内医院进行手术的经历。约1/5左右的受访者在国内医院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时发生过歧视、隐私侵犯、手术意外或后遗症等情况。



3. 原生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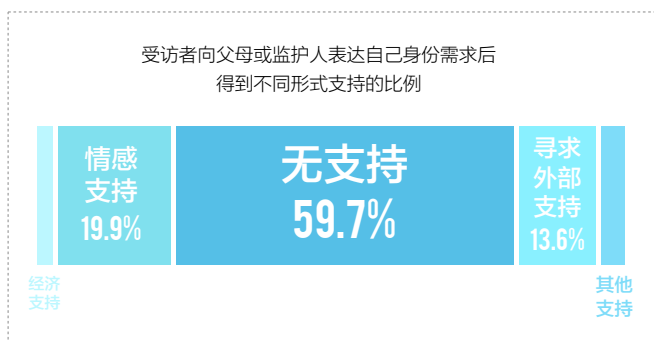
3.1 低接受度

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853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完全不被父母或监护人接受的比例（38.9%）是完全被接受比例（10.9%）的三倍。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跨性别女性。在完全不被家人接受的跨性别者中，近五成为跨性别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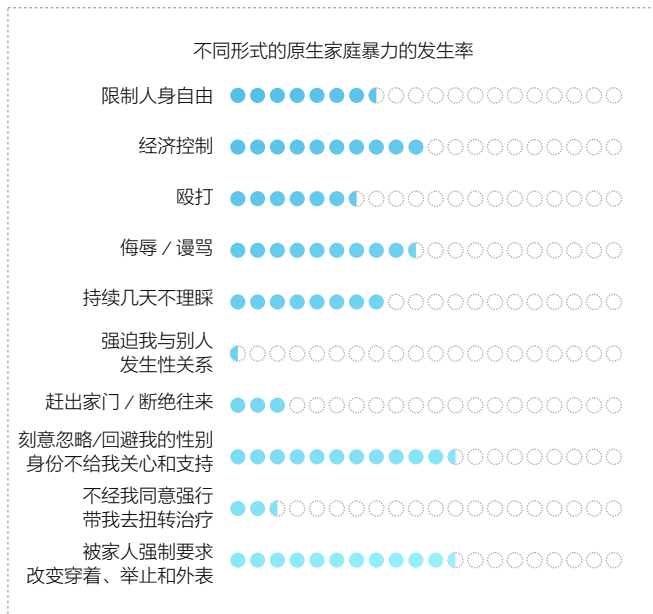
3.2 低支持率

近六成的跨性别者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支持，尤其是有改变身体意愿或行为的跨性别者。853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有近六成（59.6%）报告说没有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任何支持，得到最多来自父母或监护人的支持形式是情感支持。而当受访者表现出接受或希望接受性别重塑服务的意愿后，得到的经济、情感和其他支持都会少于没有表达意愿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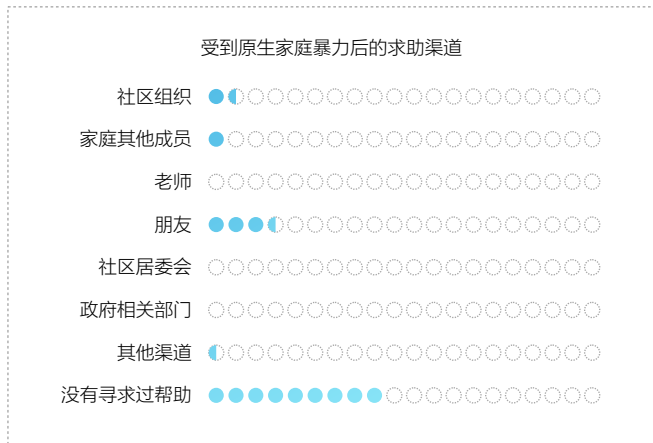
3.3 家庭暴力极为普遍，暴力形式严重

几乎所有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都受到原生家庭一次以上的暴力；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仅有6位在从未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与2016年【中国同志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相比，跨性别群体的遭遇极端暴力的比例，如“强制进行扭转治疗”（11.9%）和“强迫与别人发生性关系”（1.9%），几乎是中国其他性少数群体的两倍，（4.6%）和（1.0%）。其中跨性别女性在原生家庭中暴力的发生率最高，且经常受到暴力，受到极端暴力的比例最高。



3.4 求助渠道少，孤立无援

跨性别者在受到原生家庭暴力后的求助渠道非常少，超过四成跨性别者在遭受父母或监护人的暴力后没有进行任何求助。44.4%的跨性别者在遭遇家暴后没有求助，朋友是跨性别者遭遇家暴后的主要求助对象（18.2%），社区居委会和政府部门是最不受跨性别者信任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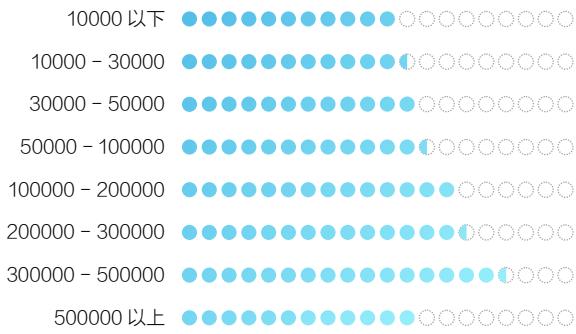


3.5 是否接受和支持跨性别孩子与家庭收入成相关性

在一定范围内，家庭可支配收入越高越有可能接受和支持跨性别孩子。以500000元为界限，平均可支配年收入越高的家庭完全不接受孩子为跨性别和完全不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的比例越低，本调查也发现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却不意味着会给予跨性别孩子更多的经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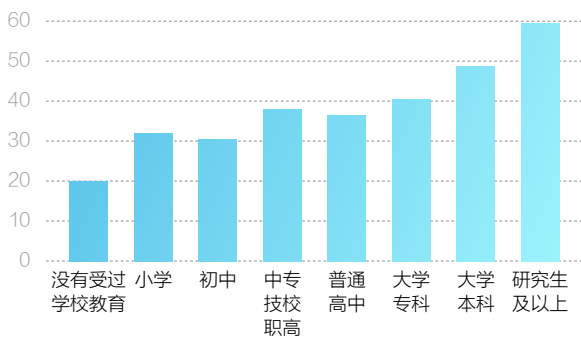
4. 亲密关系

不同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下
至少部分接受孩子是跨性别的原生家庭比例



3.6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更会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

父母或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与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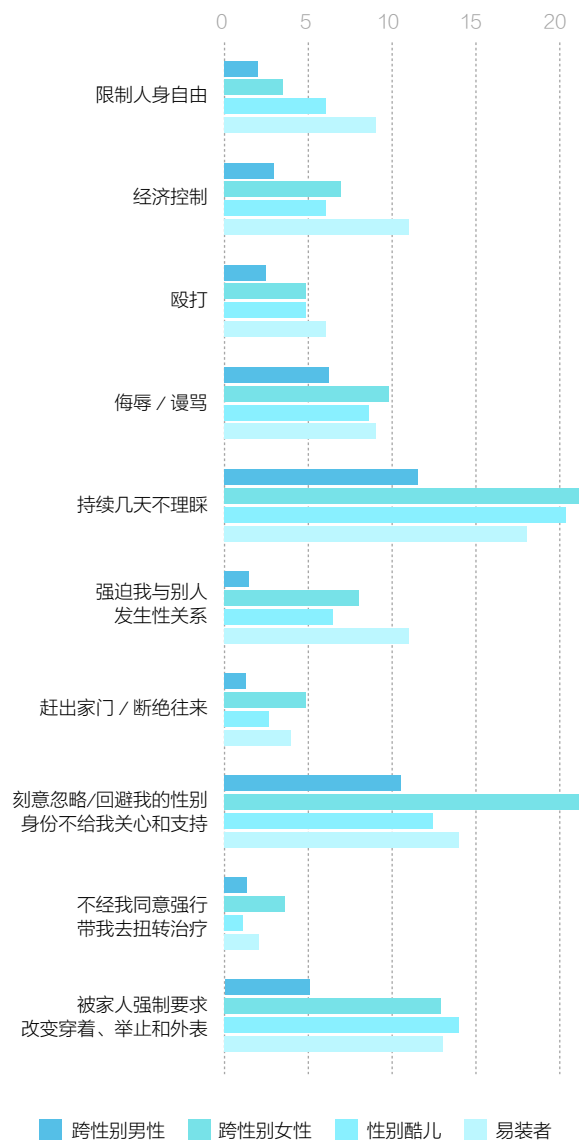
4.1 婚姻自主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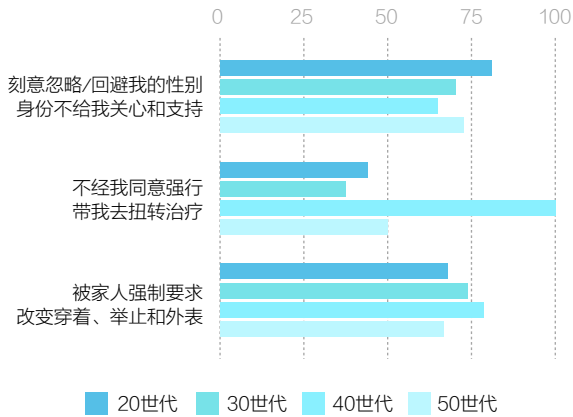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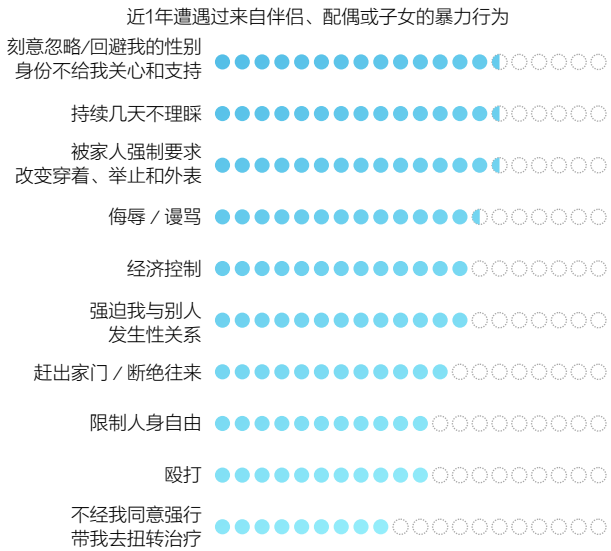
大部分有过结婚经历的受访者在父母或社会压力下被迫选择步入婚姻。在10.7%有过结婚经历的跨性别者中，约80%的人是在来自父母或社会的压力下结婚。

4.2 亲密关系暴力极为普遍。

在有伴侣、配偶或子女的受访者中，只有4个人表示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形式的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占比3.8%。整体上，大部分跨性别者都遭受过冷暴力和被强制要求改变穿着的暴力形式。与其他群体相比，易装者遭受更高比例的肢体暴力和实际侵害，如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殴打、强迫发生性关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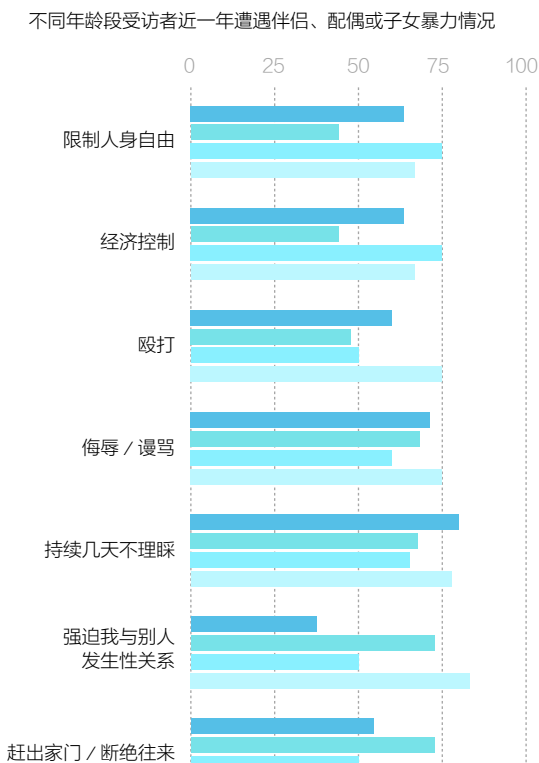
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是否对您有过下列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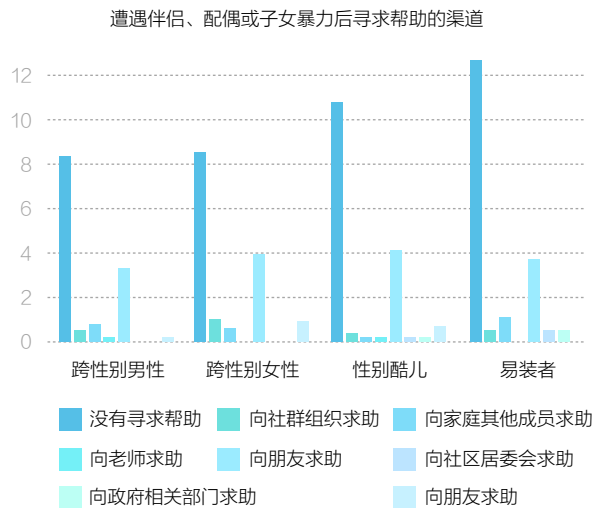
4.3 年龄较大的跨性别者受暴力情况更严重：他们可能更多遭遇性质严重并且带有侮辱性的暴力行为。

近一年来，40岁年龄段的跨性别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和强迫接受扭转治疗的比例最高，50岁年龄段的跨性别者则遭受更多侮辱性暴力行为，例如：殴打、侮辱、谩骂和强迫发生性关系。



4.4 求助比例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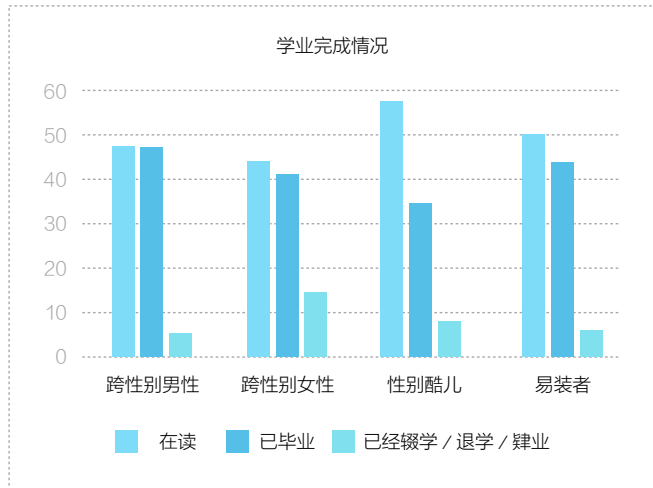
超过60%的跨性别者在遭遇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后没有主动寻求任何帮助。其中已婚、偏远地区、未完成性别重塑手术的跨性别者求助比例更低。朋友是跨性别者最主要的求助对象，社区和政府部门是最不受跨性别者信任的渠道。



5. 校园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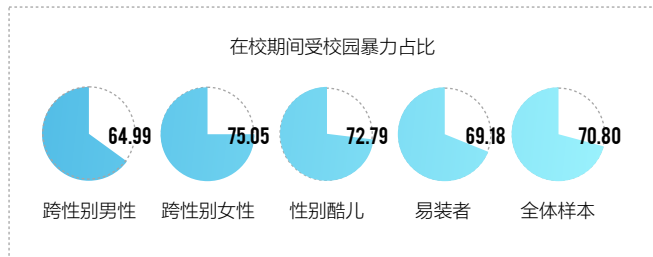


5.1 跨性别群体辍学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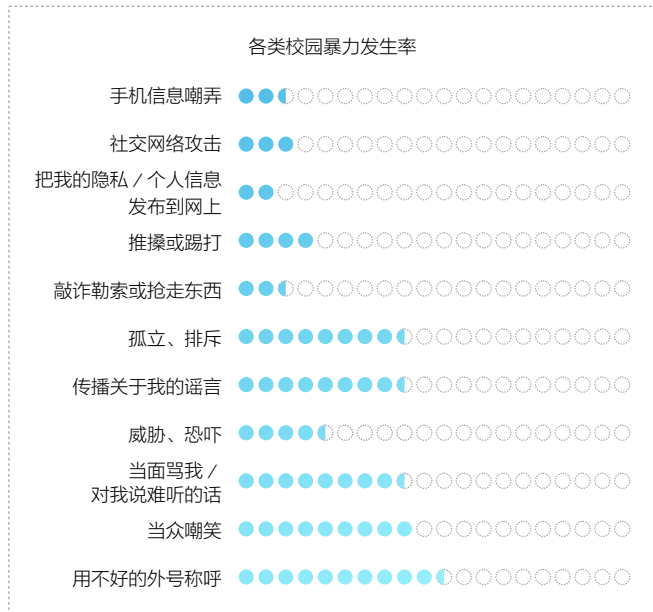


5.2 在校期间遭受校园暴力占比极高

总样本平均为70.8%，跨性别女性占比最高为7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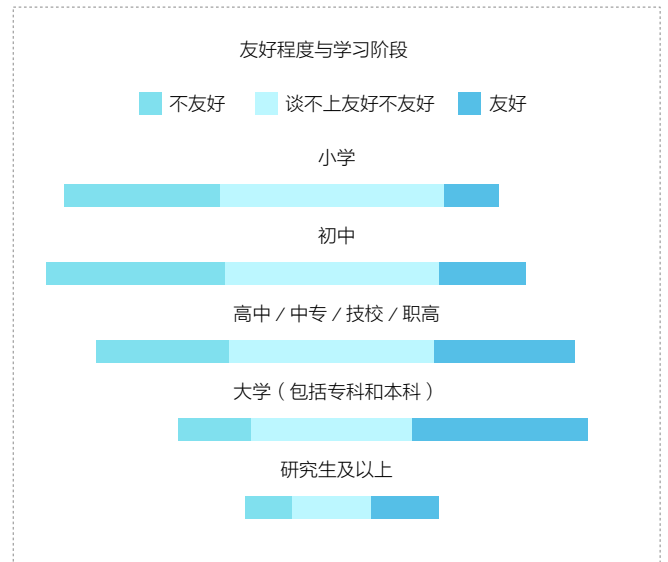


5.3 言语暴力占比高，孤立排斥较普通人群发生率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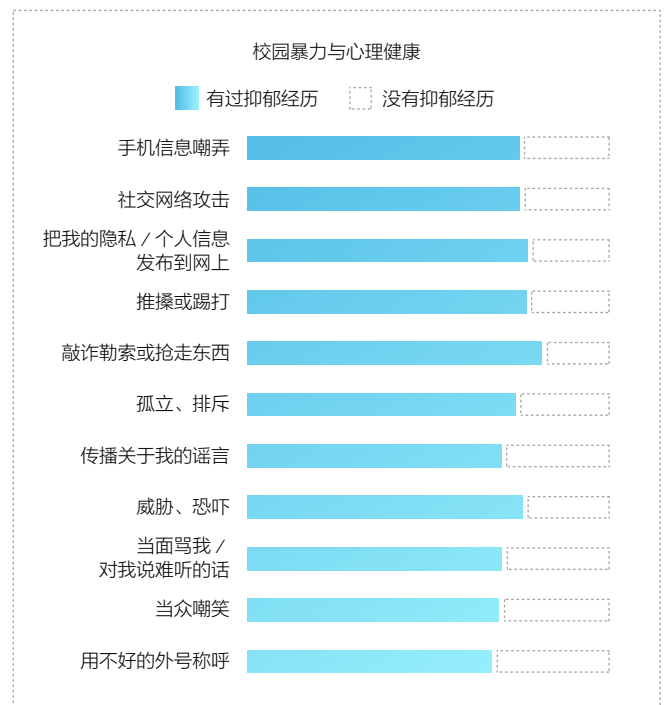
5.4 初中阶段对跨性别群体而言最为艰难，大学本科阶段最为友好

(注：经历过研究生阶段的样本较少)



5.5 校园暴力经历导致更高的抑郁发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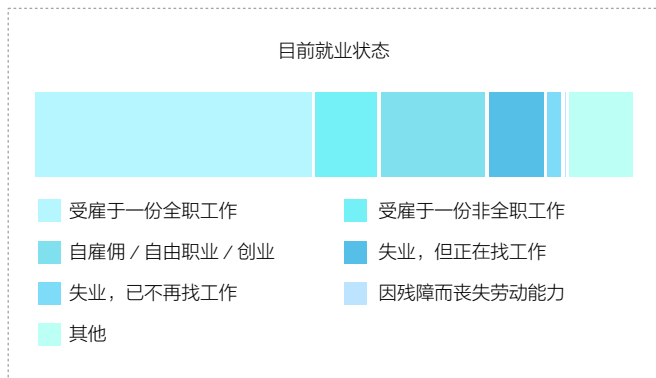
相较于总样本中有过抑郁经历人数占比为62.82%，有过校园暴力经历的受访者其抑郁发生率更高。



6. 工作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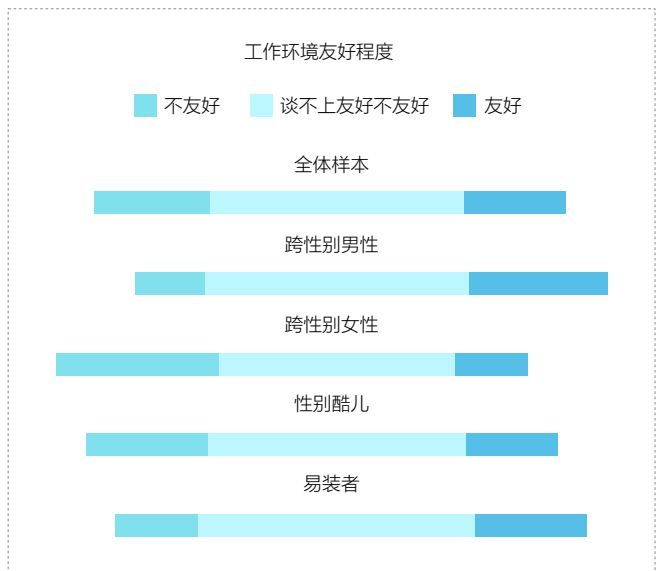
6.1 就业困难，自雇佣比例高。

数据收集期间受访样本失业率为11.87%，而同期由人社部公布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3.97%。由此可见，跨性别群体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约社会普通人群的3倍。而从未参加过工作的已完成学业受访者占8.22%，找工作感到困难的受访者占1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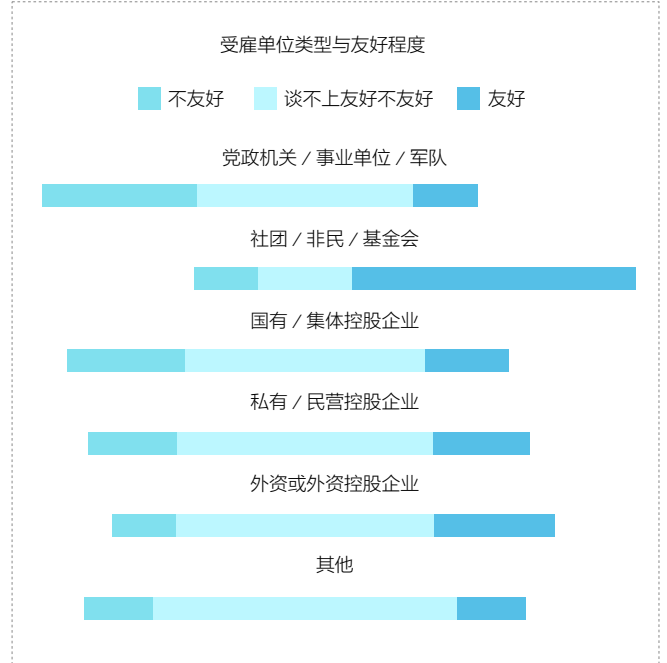
6.2 工作环境不友好

数据显示认为工作环境对跨性别身份不友好的达到24.58%，跨性别群体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这一类型中所感受到的不友好程度占比最高，达到3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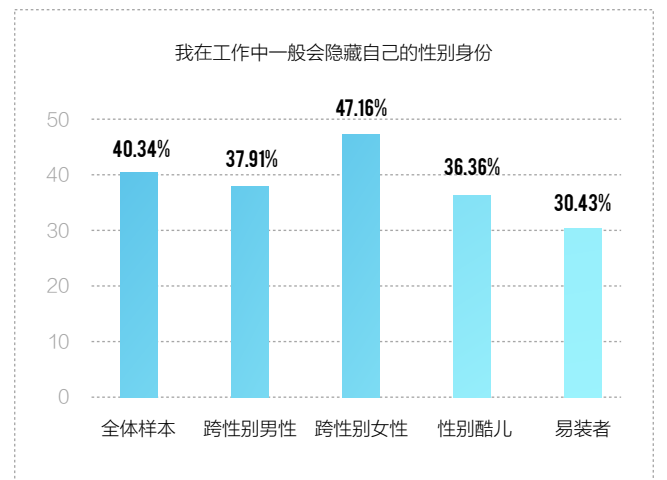
6.3 社团/民非/基金会给予支持度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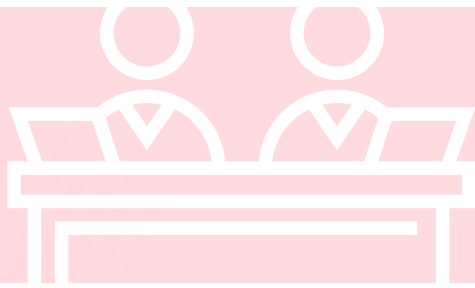
跨性别群体对社团/民非/基金会这一性质的工作单位评价较高，在该类单位供职的跨性别群体报告感到工作环境“友好”的人数占比达到64.29%，较总样本平均水平高出约3倍之多。



6.4 性别表达自由度低

跨性别群体中40.34%的人不会选择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其中跨性别男性占比为37.91%，跨性别女性为47.16%，性别酷儿为36.36%，易装者为30.43%。19.69%的跨性别者在工作中着装与认同的性别不符，跨性别女性中占比为33.76%，跨性别男性占比为11.34%，性别酷儿中占比为13.85%，易装者中占比为5.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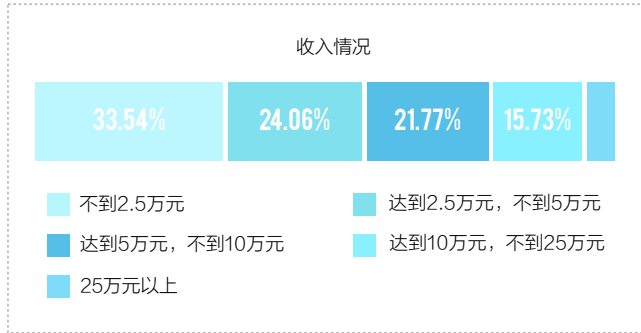




7. 公共空间

6.5 经济收入低

跨性别群体中税后年收入低于2.5万元的占比为33.54%，低于5万元的占比为57.60%。总体而言，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大。



6.6 工作环境友好程度与心理健康相关

多元回归结果发现，受访者所处工作环境的友好程度与其心理健康状况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工作环境越友好，受访者心理状态越健康。其中，有过抑郁症经历的受访者中，2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友好，而认为自己工作环境友好的受访者仅为16.58%

6.7 跨性别女性面临的外部工作环境压力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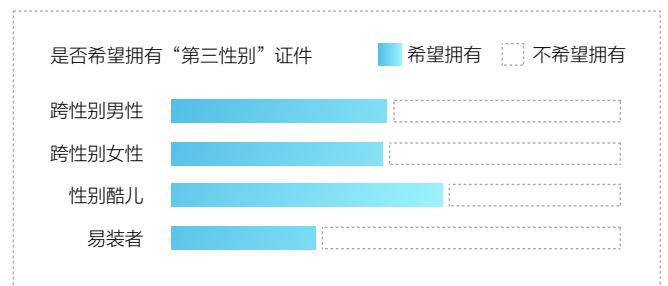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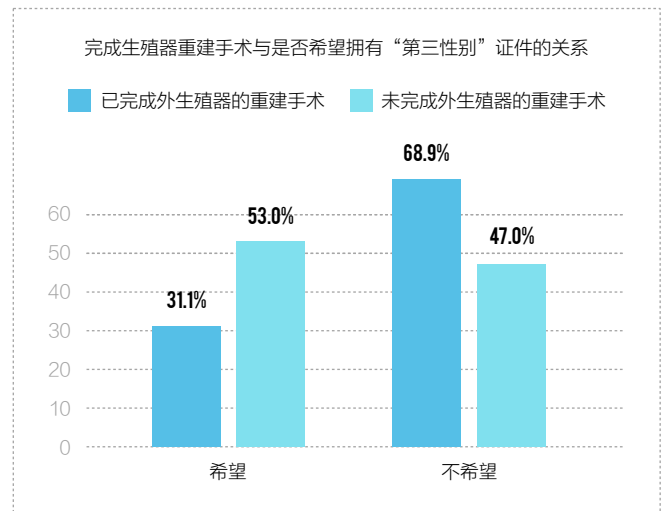
在就业情况、工作环境友好程度、性别表达自由度等维度的调查统计中，跨性别女性的统计结果均较跨性别群体平均水平更不乐观。

7.1 认同身份与证件身份普遍不符

仅有1%的跨性别者身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已经更改为本人所认同的内容。28%的跨性别者会避免去需要出示证件的场合。

7.2 第三性别身份证的诉求与群体差异

53%的跨性别者在没有做手术，无法更改身份证件性别标注的状况下，希望获得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但近69%的受访者在术后都不希望获得该证件。性别酷儿对第三性别身份证的需求最高，超过66%的性别酷儿希望拥有第三性别身份证。易装者的需求最低，超过60%的易装者都不希望有第三性别的身份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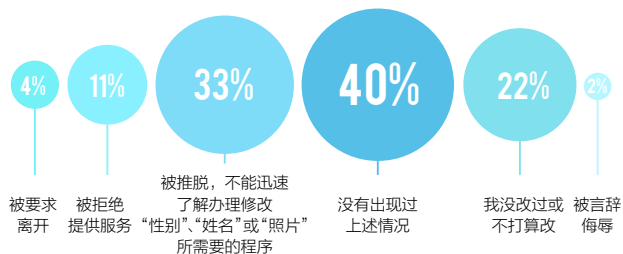
7.3 现行标准下^①，身份证件更改困难

已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当中，仅有50%的人身份证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已经更改为本人所认同内容。10%的人在更改职业技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的过程中遭到了拒绝。36%的人在更改毕业证/学位证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的过程中遇到困难，12%的人被校方拒绝。其中跨性别女性遭遇困难的情况更多。

^① 目前在中国，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是跨性别者更改身份证件的唯一合法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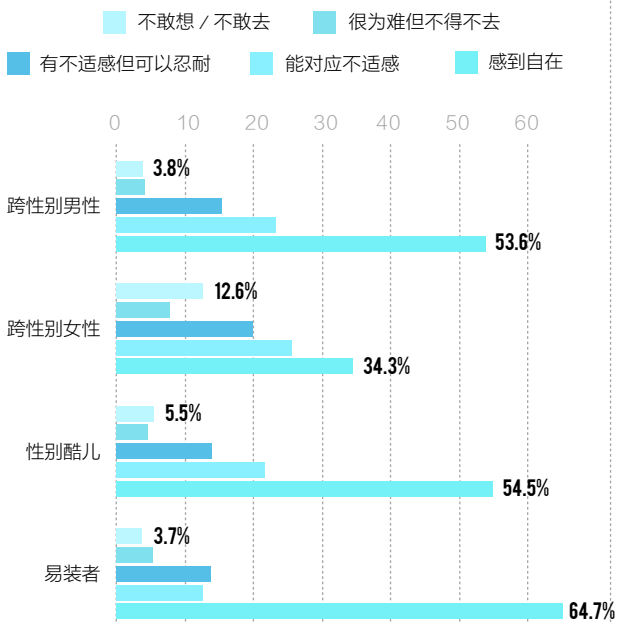
您在改证件的过程中，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



7.4 公共空间不舒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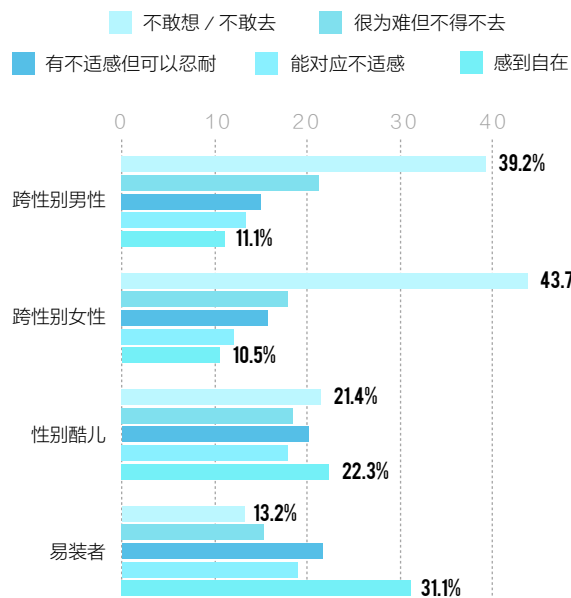
在街道、商店、饭馆/咖啡厅、更衣室/公共浴室、公共交通工具、医疗场所、宾馆等公共空间，受访者当中跨性别女性感到自在的比例最低，仅仅33%左右的人对身处以上场所感到自在。

街道友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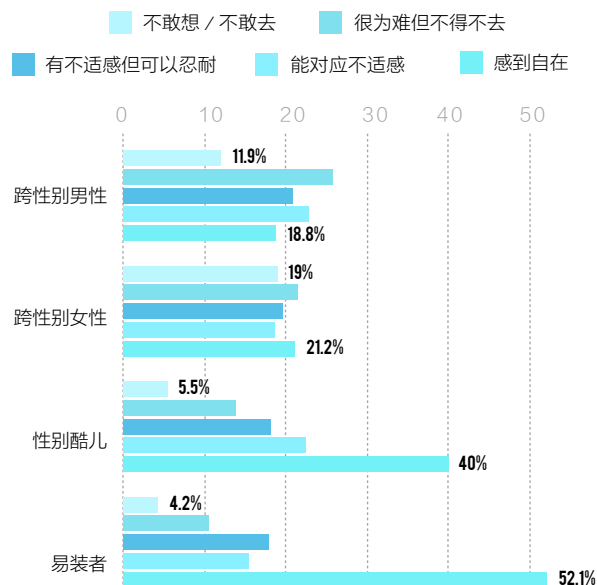
近40%的跨性别男性受访者和超过43%的跨性别女性受访者都惧怕去公共浴室，是公共空间中跨性别最感到恐惧的公共空间。

公共浴室友好度



71.8%受访者在卫生间有不舒适感。其中易装者在卫生间里感到自在的比例最高52.1%，跨性别男性自在比例最低18.8%，跨性别女性不敢去或不想去的比例最高为19%。

卫生间友好度



7.5 公共空间歧视

近27%的跨性别受访者曾经在公共空间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歧视或暴力。

8. 心理健康



8.1 抑郁情况普遍。

此次报告的抑郁量表显示，有61.5%的调查对象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抑郁情况。其中32.1%的调查对象存在抑郁高风险，29.4%的调查对象有抑郁倾向

抑郁测量情况分布



8.2 焦虑情况普遍

此次报告的焦虑量表显示，有73.2%的调查对象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焦虑情况。其中21.1%的人有重度焦虑，11.8%的人有中度焦虑，40.3%的人有轻度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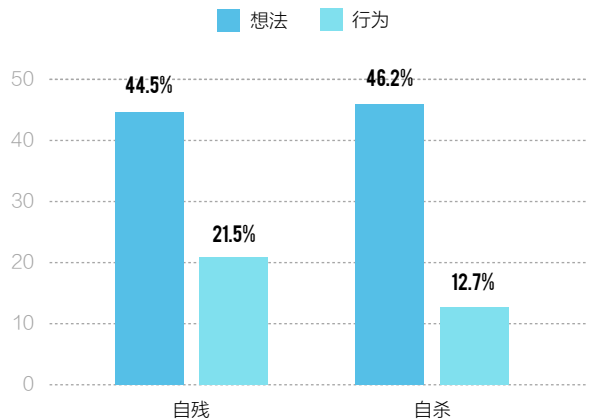
焦虑测量情况分布



8.3 高自残自杀风险

44.5%的人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残的想法，21.2%的人有过自残的行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杀想法的人达到了46.2%，有自杀行为的人达到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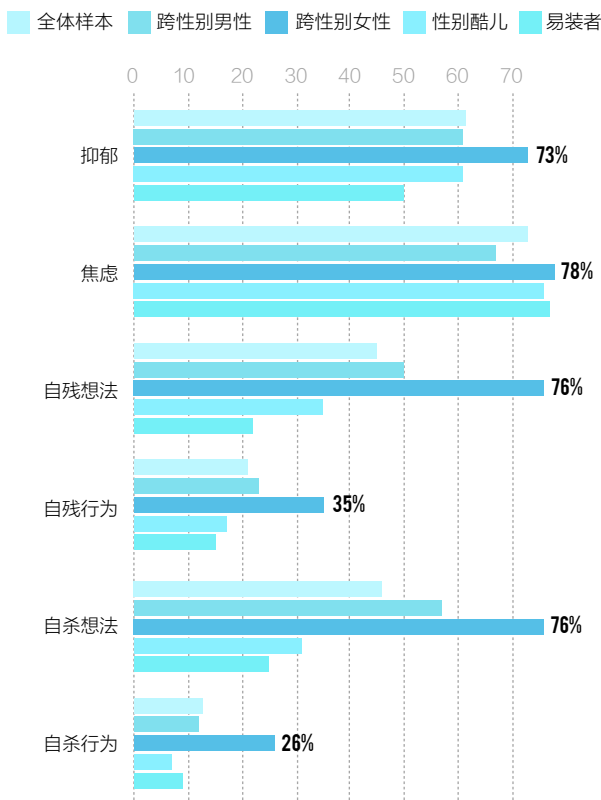
自残自杀的情况



8.4 跨性别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更不容乐观。

跨性别女性在心理健康风险的各项指数均排第一，有关自残自杀的想法和行为的比例远超总体。此外，未成年、生活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学历较低、失业、收入较低的跨性别者抑郁和焦虑风险更高。

心理健康状况各群体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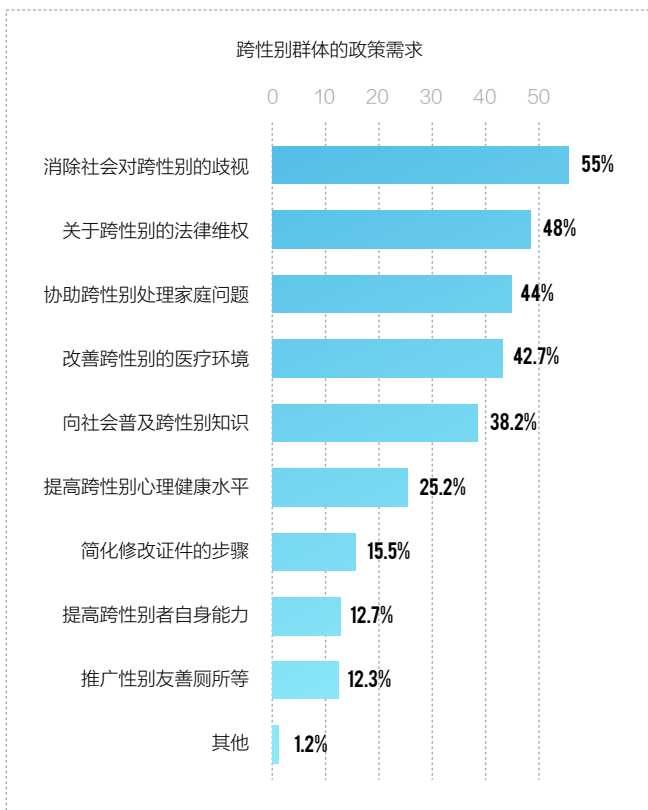
8.5 心理咨询比例少，心理咨询师不了解跨性别的现实困境是最主要原因。

绝大多数(75.7%)的调查对象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没进行过心理咨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心理咨询不能帮助解决实际的现实问题是最重要的原因(37.9%)，比起咨询师更愿意找有跨性别经验的人(36.0%)其次还有担心咨询师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感受(34.2%)、经济条件有限，付不起咨询费(30.5%)。

9. 政策需求

9.1 接近或超过40%的政策需求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

- 1.消除社会对跨性别的歧视（55.0%）
- 2.关于跨性别的法律维权（48.0%）
- 3.协助跨性别处理家庭问题（44.4%）
- 4.改善跨性别的医疗环境（42.7%）
- 5.向社会普及跨性别知识（38.2%）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有关跨性的政策、态度在逐渐改善。例如2017年中国有关跨性的手术条例变得更加友善了。但就目前现状，我们仍有以下建议：

文化教育

- 鼓励正能量的跨性别文化传播
- 提高全民对跨性的认识水平和多元性别平等意识
- 涵盖跨性的多元性别知识应纳入义务教育

法制建设

- 增加反家暴法中关于跨性别议题的内容
- 加快反歧视法的立法进程，对跨性别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予以尊重和保护

医疗卫生

- 建立正规的激素治疗体系
- 倡导身体自主权在跨性别医疗领域的适用（跨性别者有权自主决定使用激素或手术，同时应对自主决定负责）
- 实现跨性别在精神病领域中的去病理化

公民社会

- 建议简化毕业/学位证、职业证件中有关性别身份修改的程序规定，或取消性别身份信息。
- 建议增加“第三性别”身份证作为可替换的身份证，亦可永久使用，与其他身份公民权利相同。
- 建议不以外生殖器重建手术作为更改合法社会性别身份的唯一标准

社群服务

- 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可支持的社会环境
- 协助跨性别者获取家庭理解和支持

项目发起: 辛颖

项目负责人: 齐霁

学术顾问: 吴利娟

问卷设计: 吴利娟、齐霁、辛颖、蔡瑶、皮皮、王芸、杨震、刘鑫

报告执笔(按章节顺序): 吴利娟、齐霁、蔡瑶、刘松吟、朱敏、钟佩佩、辛颖、冯思琦

媒体: 段帅

翻译: Siodhbhra Parkin

设计: 廖梦茹

战略合作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联盟合作



合作支持



致谢：感谢荷兰驻华大使馆支持本项目

